



В 复活

ВОСКРЕСЕНИЕ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南方出版社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张沈愚 译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俄)托尔斯泰著;张沈愚译. - 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8
ISBN 7-80609-790-2

I. 复… II. ①托…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760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412 千字 印数:1-12000

定价:18.00 元

一部感人至深的道德小说

——介绍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道德家。他对俄国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托尔斯泰对人民的关怀,他对改善农民处境所作的努力,他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他对现存制度的猛烈抨击和批判都是前无古人的。1900年俄国出现过一幅漫画,画面上托尔斯泰高大魁梧,白发苍苍,一身农民打扮;而站在一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则显得矮小、卑微。漫画反映了人民对托尔斯泰的爱戴,在人民心目中他比沙皇高大,他的威望是在位的沙皇所望尘莫及的。

托尔斯泰一生著述丰富。三部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和《复活》(1889—1899)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多次被改编成话剧,搬上银幕,久演不衰,受到一代代观众的喜爱。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中描绘了无与伦比的俄罗斯生活图画。他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他不仅描写人物的行动、语言,而且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解释人物为什么要那么做。他笔下的一群女性,精细如浮雕,心理真实、优美,令人一时忘却了屠格涅夫所写的优美妇女形象。同时,托尔斯泰的小说很有思想,蕴含哲理,反映作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他的作品体现作家崇高的目的和高尚的道德。托尔斯泰是公认的世界第一流作家。

《复活》问世时,托尔斯泰已经70岁了。从艺术成就上看它不能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媲美,却仍然显示出作家描写宏伟画卷的力量,他对俄罗斯生活作了生动而丰富的描写。他对俄国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关心的问题是他没有涉及的,小说使许多国家的人们重新考虑监狱和审判制度的罪恶。托尔斯泰感情的强烈,表现在男女主人公形象

的塑造上,特别是女主人公的命运深深地激动着读者的心弦,读后使人难以忘怀。

《复活》顾名思义是一部带有宗教道德色彩的书。托尔斯泰有意写一部道德小说,表现道德的力量。如果说,一般认为长篇小说必然有很大分量的爱情描写,像《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情节占很大比重,那么《复活》则不然,作家着意写精神的感化作用,主要情节没有爱情情节,只是在回忆往事时,用倒叙的方法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初恋。作家迫切地要表明:对一个人来说,人的心性修炼和道德自我完善是多么重要,否则人就会堕落、犯罪。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创作过程中逐步明确、发展和深化。

小说最初的构思是根据现实生活中一则故事引起的。1887年6月在彼得堡供职的法学家柯尼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看望托尔斯泰,给他讲了在彼得堡法庭审理的一个案件:一个名叫罗扎丽的妓女被指控偷窃了喝醉的嫖客100卢布,因此被判四个月监禁。在陪审员中有一名青年,发现被告曾是他的一位富有女亲戚的养女,在他居住在这位亲戚家时被她诱奸过。青年良心发现,设法同女犯会面,请柯尼帮助,并表示愿意同罗扎丽结婚。后来罗扎丽染上斑疹伤寒,病死狱中,青年不知去向。据柯尼回忆,托尔斯泰听得很认真。两年后,托尔斯泰写成小说第一稿,题为《柯尼讲的故事》。作品中心是一个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公爵。他在法庭上发现被告女子正是当年他遗弃的卡秋莎,他受到良心责备,决心悔改,为她所蒙受的不白之冤而四处奔走。他的帮助和关心使她的精神得到复活。最后他们结婚,移居国外。但是,托尔斯泰不满意,觉得小说没有体现他近十多年里形成的新观点。他又反复修改,写写停停,前后六易其稿。1895年1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刚才我去散步,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复活》写不下去:开头是虚伪的……我明白了,要从农民生活写起,农民是对象,他们是正面人物,而那些是影子,那些是否定的。也明白了《复活》应该从她写起,现在就想开始写。”作家就这么做了。把平民出身、备受欺凌的卡秋莎放到全书的中心,作家的全部同情都在她身上;让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围绕着她转,在转的过程中逐渐接受被压迫人

民的观点,成为现存制度的揭露者。卡秋莎在聂赫留朵夫的影响下,精神复活。复活后的卡秋莎,在赴西伯利亚途中,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与他分手了。作家放弃了大团圆的结局。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是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他和托尔斯泰前两部小说中的安德列·鲍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康斯坦丁·列文一样,都是探索型性格。他们经常充满思想矛盾,力求摆脱环境的恶劣影响而寻求有意义的人生道路。所不同的是,在前两部小说中托尔斯泰用大量笔墨描写人物精神上的苦恼,他们探索的过程。其实,那时候作家和人物一道探索人生的意义,他和人物一起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和人物一起赞扬善,排斥虚伪。而在创作《复活》时,托尔斯泰本人已经完成了这种探索,他写的《忏悔录》(1879—1880)宣布了他与贵族阶级传统观点的决裂。他从同情农民而转变为站到贫困农民一边,他向沙皇呼吁要给农民以平等权利。他自己放弃财产,放弃著作版权。他身体力行,过俭朴的生活,和农民一样劳动。1898年,他宣布把《复活》一书的全部稿费捐助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反仪式派教徒7636人移居加拿大。在小说最后一稿中,作家对沙皇政府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激烈了。表现在人物性格刻画上,聂赫留朵夫的转变很快,可以说几乎没有过程。法庭审判一场下来,他就醒悟了,而且立即行动,不厌其烦地、全力以赴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去奔波。他迅速变成一个像托尔斯泰一样具有锐利眼光的人,对昨天还在一起参加宴会、舞会的贵族男女,今天就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觉着他们虚伪,感到格格不入,与米西·柯察金娜小姐的恋爱从此也毫无兴趣了。

有一种印象:似乎聂赫留朵夫是有罪的、忏悔的贵族,不如安德列·鲍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列文等高大,不如他们优秀。小说一开始,作家用对比手法引出两位主人公:一个无辜受害,被关在监狱中受苦,现在要被押送法庭受审;一个是当年遗弃她的聂赫留朵夫,早晨懒洋洋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抽着烟,想着他与贵族小姐、太太之间的风流韵事,在洗澡间里他怎样往他的胖身子上洒香水,作家对他的态度是讽刺和批判的。这主要是因为,造

成卡秋莎·玛丝洛娃的沉沦，聂赫留朵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小说一开始，聂赫留朵夫就被推到道德的审判台上，仿佛真正受审的不是玛丝洛娃而是他。其实，对待人物的态度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和立场。在60—70年代，也就是在写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年代，托尔斯泰伯爵最爱的还是贵族，不是平民，他对农民怀有同情心，他的理想人物还是在贵族阶级中寻找，他欣赏他们，把他们写得很完美。而到了80—90年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了，他与本阶级决裂了，因此，他把一个平民女子作为自己最后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完美的人物是复活后的卡秋莎·玛丝洛娃，而不是聂赫留朵夫。这是作家对人物的定位，对聂赫留朵夫，作家只想写他的悔罪、赎罪。因此，在他忏悔之前，作家讽刺他，在他改邪归正之后，作家和他站在一起揭露官场的腐败，同情受迫害的人民。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其实聂赫留朵夫为受委屈、蒙冤入狱的穷人做了许多好事，他所做的好事是前两部书中的正面人物所没有做过的。这样为穷人效力的贵族在现实生活中是少见的，是很理想的。

其实，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一样，都各不相同，各有各的性格特点，各有各的人生经历，各有优缺点，很难划一要求。以聂赫留朵夫而论，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就是不错。聂赫留朵夫，应该说，是真诚悔改，有实际行动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追求纯洁的道德，经常做“灵魂的清洗”工作，反省自己的言行。在大学读书时，他在斯宾塞的影响下，把父亲给他的土地无偿地交给了农民。这一举动作家没有铺开描写，只是一笔带过，说明他那时是个优秀的青年。但是，我们明白，聂赫留朵夫做了超越时代的善行。除了托尔斯泰之外，很少有人做得到。即使到了小说成书后百年的今天，又有谁能这样无私地把地产送给农民呢，人们的私有观念还强着呢！而百年前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聂赫留朵夫却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很了不起的。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最初都是纯洁、善良的年轻人。聂赫留朵夫对卡秋莎的感情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他不嫌卡

秋莎是半养女、半奴婢的身份，他曾经真诚地爱过她。三年以后，已做了禁卫军军官的他，在痴迷的情欲里诱奸过她，以后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不敢回忆。在审判玛丝洛娃的法庭上，坐在陪审席上的聂赫留朵夫认出了这个脸色苍白、有点浮肿的被告女犯正是他当年遗弃的女子，他又仿佛看到了八年前那个美丽、可爱的少女卡秋莎。他感到震惊，他悔愧交加，无地自容，他决心去求得卡秋莎的宽恕，以实际行动来赎罪，甚至决定要跟她结婚。此后，他一次次去探监，玛丝洛娃的麻木状态使他失望，她只向他要了10卢布的酒钱。再次探监遭到她一顿痛斥，这倒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没有什么可自我欣赏的，他对自己过失的羞愧心理逐渐加深了。他越接近底层人民，越感到自己所属阶级的罪恶。

聂赫留朵夫决定跟随玛丝洛娃赴西伯利亚。成行之前他到母亲和姑姑留给他的庄园去处理田产，他看到农民赤贫的状态深感不安，一路上对乞讨的妇女和儿童他慷慨解囊、乐于施舍；他与管家商量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并为农民福利做资金积累。在莫斯科他搬出了母亲留下的豪华宅院，到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套间住下，让他姐姐去处理那所大宅院。对金钱和产业他都表现出极大的淡漠，就跟晚年托尔斯泰一样。

聂赫留朵夫真心诚意关心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他请求监狱长把玛丝洛娃调到监狱医院做护士助理，离开那些抽烟、酗酒的刑事犯。从姑姑庄园回来时，他带来一张十年前全家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是他已故的两位姑姑、大学时代的他和少女时代的卡秋莎，交给了她。一张旧照片引起玛丝洛娃对往事的回忆，想到这10年来她发生的变化，她又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过去的幸福她不可能再拥有，她早不是当年那个纯洁、美丽的小姑娘了，聂赫留朵夫不会再爱她。可是她对他的感情却又被他唤起了。为了让他高兴，她不再喝酒，也不再向男人卖弄风情，而且不嫌医院里的活又脏又累，她干得很勤快，完全变了一个人。凡是监狱里无辜被监禁的人通过她求聂赫留朵夫办的事，她都一一去办，所以，实际上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他为她效力；她为了报答他，正在逐步走上新生之路。最后，也是由于聂赫留朵夫的疏

通，玛丝洛娃得以和政治犯生活在一起。以后，在赴西伯利亚途中，玛丝洛娃和政治犯之间建立起感情，她认识到这些人是代表人民的好人，他们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他们也真正喜欢她。这时候，她赢得了政治犯西蒙松的爱，他向她求婚。

小说结局，托尔斯泰对聂赫留朵夫性格的描写也是极为真实的。聂赫留朵夫已经得知沙皇恩准赦免玛丝洛娃四年苦役，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那天晚上，他到西伯利亚边区将军家去作客，经过三个多月颠沛流离，来到这丰盛的宴会，温馨的家庭，他感到羡慕了，他也想要有这种幸福，希望有安适的生活。而当他一想到要去告诉玛丝洛娃关于她减刑的消息时，他心里却感到沉甸甸的。玛丝洛娃可以获得自由，在西伯利亚居住， he 可以和她共同生活了，可是，作家说他还缺乏精神准备。从责任感上讲，他会接她出来，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他心里却没有爱。有人认为聂赫留朵夫虚伪，既然不爱她，为什么一再表示愿意与她结婚。我们认为聂赫留朵夫悔改就是从道义感考虑的，他觉得他必须这么做。而感情却是另一回事，勉强不得。你认为他虚伪也可以，可是托尔斯泰是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来描写的，他排斥虚伪，不愿把人物理想化。因为从聂赫留朵夫所受教育和生长环境来讲，无论他目前思想多么激进，他心灵深处还是一个贵族，他与玛丝洛娃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相爱的，这正是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

聂赫留朵夫遭到玛丝洛娃拒绝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想着几个月来的耳闻目睹种种可怕的罪恶，他看到年轻的革命者在狱中死于非命；成千受屈辱的活人被漠不关心的将军、检察长、狱长关在监狱里，受折磨，他想起那个自由思想的老头斥骂长官而被宣布为疯子。“于是，过去的老问题，即他聂赫留朵夫发疯了呢，还是那些自以为明智而作恶累累的人发疯了呢？现在又尖锐地摆在他的面前并要求回答。”最后，聂赫留朵夫在《圣经》《马太福音》中找到答案，那就是基督给彼得做出的答案：“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己无罪的人，因而他们就不可以惩罚或整治别人。”他觉得只要人人都照《登山训众》实行起来，“全新

的人类社会制度就会建立起来……人类可以企及的最高幸福，人间天堂也可以实现。”聂赫留朵夫精神探索到此结束，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如果说聂赫留朵夫是道德力量的化身，那么卡秋莎·玛丝洛娃则是爱和善的化身，她的复活显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且感人至深。卡秋莎的性格变化层次分明。最早引起她思想变化的是聂赫留朵夫的无情。那一个凄风苦雨的寒夜，卡秋莎叫了厨娘的女儿作伴到车站去看一眼路过的聂赫留朵夫，可是他没有下车来姑姑家看看。卡秋莎看见他在车厢里打牌，有说有笑，她敲窗玻璃，里面听不见。火车开动以后，她还跟着跑。最后她在冷风中哭了。她意识到她的爱情被侮辱了，她腹中跳动着她留下的小生命，可是她被他遗忘了。从此，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她彻底失望了。后来她被生活推到底层，用烟、酒来麻痹自己。沉沦八年之后，作为被监禁的女犯又见到来探监的聂赫留朵夫，起先她不愿意把这个老爷和心底里埋藏的那个英俊的聂赫留朵夫少爷联系起来，因为想起那段往事对她来说太痛苦了。可是他却一再来探望她，请求她宽恕，并表示决心要与她结婚，这下把她的自尊心唤醒了，她对他气愤地大喊道：

“你给我滚开。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跟你有何相干，”她喊叫道，气愤得像另一个人……

“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她继续说，恨不得把涌上心头的话统统倒出来。

“你拿我在今生今世玩乐还不算，还想拿我到那个世界去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的眼镜，讨厌你肥嘟嘟、可恶的嘴脸。滚开，你滚开！”她嚷叫着，猛地一下站了起来。

玛丝洛娃不需要他那老爷式的恩赐，她把积压在心底的仇恨都发泄出来了。她的痛斥倒把她自己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唤醒过来了。聂赫留朵夫打破了她内心的平静，她痛苦至极。她一个孤

苦伶仃、身陷囹圄的弱女子还是需要有人来帮她伸冤啊，加之聂赫留朵夫一再表示诚意，玛丝洛娃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按照他的建议来行事了。她的精神复活就从此开始。他再一次来探监，她已在医院里当护士助理，他给她带来一张合家照片，告诉她，他要到彼得堡去，请求参议院重新审理她的案子。这时，玛丝洛娃表现得很沉着，她说那判决“撤销也罢，不撤销也罢，事到如今还不是一个样”。其实，聂赫留朵夫从眼神里看出，她想知道他的决定有没有改变，他又表白了一番。玛丝洛娃感到满意，她希望看到他的悔改有诚意，这对她来讲就足够了。其实，她并不愿意他做牺牲，她不想给他的生活带来痛苦与不幸。但她内心里又深深地爱着他。“事到如今”这番话里包含了她对他的感情，虽然她还不承认，对她来说确实除了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她愿意以自己的爱情来报答聂赫留朵夫。托尔斯泰写了一个细节，表现玛丝洛娃爱情的欢乐。聂赫留朵夫告辞时，玛丝洛娃故意装作没看见他伸给她的手，不去握它，匆匆地走开了。她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她来到病房，在铺床单时，滑了一下，差一点摔倒，她就和病孩子一起朗声大笑起来。挨了护士一顿骂之后，她并不在意，还是一路走，一路回头对小孩笑。这一天，只要她一个人时，就好几次拿出聂赫留朵夫带来的照片“反复欣赏”。这一段写的就是玛丝洛娃爱情的欢乐。小说中又响起爱情即人生、爱情是力量这一个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出现过的主题。爱情使玛丝洛娃的精神道德复活。托尔斯泰注意描写女主人公的眼神，当聂赫留朵夫坚决地说要娶玛丝洛娃为妻时，作家写道：

她抬起头，一双睥睨的黑眼睛，目光停在他的脸上，
又望着他的身后，她的整个脸上闪烁着欢乐的光辉。

玛丝洛娃的复活是得到聂赫留朵夫帮助的，但她没有把目光完全停留在他的身上，而是“望着他的身后”。她并不梦想十年前有过的幸福能重现，她仿佛在寻找未来的独立生活。作者用这一笔暗示玛丝洛娃今后性格的独立发展。

玛丝洛娃的申诉终于获得皇帝陛下的恩准之后，她和聂赫留朵夫的最后一次谈话十分感人。她告诉他，她要跟政治犯西蒙松走。当聂赫留朵夫跟她说：“如果您爱他……”她说：

“什么爱不爱的？我已经不问这种事了，当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是个很出色的人。”

.....

“不，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要是我没有照您希望的那样去做，请您原谅我才是，”她说，用神秘的、睥睨的眼神望着他的眼睛。“是啊，事情是明摆着的，就该这么做。您也得生活呀！”

.....

“您总不会给我道谢吧。”聂赫留朵夫说。

“何必算账呢？我们的账目自有上帝来算。”她说，一双乌黑的眼睛透过夺眶而出的泪水闪闪发亮。

“您是多好的一个女人啊！”他说。

“我还好吗？”她含泪说，凄然的微笑掠过她的嘴角。

.....

最后分手，其实是男女主人公相互关系最亲近的时刻，聂赫留朵夫这时才真正了解玛丝洛娃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他这时才彻底看到了她全部心灵的美，明白了她的爱情，明白了她对他的关注。

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形象塑造是托尔斯泰的重大艺术成就，玛丝洛娃在整个形象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她的命运是小说的核心，全部情节都以她为轴心，环绕着她而转动，一切场景都与玛丝洛娃有关，一切人与事都要透过卡秋莎·玛丝洛娃一双微微睥睨的明亮的黑眼睛来观察，卡秋莎是小说中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聂赫留朵夫的思想感受，他的性格变化都无不与玛丝洛娃有关。他往往以玛丝洛娃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小说中一切细节都有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的投影，卡秋莎·玛丝洛娃无处不在。

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不仅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她的凄凉身世是对罪恶社会的有力控诉；而且她是一个精神觉醒、走向新生活的女性。作者歌颂了这个平民女子高尚的情操和那纯洁无私的爱情。托尔斯泰把这一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卡秋莎·玛丝洛娃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照亮了全书，赋予小说以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托尔斯泰传》的作者艾尔默·莫德说得好：“它（指《复活》）不是一本随便看看的书，而是要认真阅读的，它恐怕是一本从来没有过的强有力的道德小说。”^① 我们认为他讲得很中肯。

① 《托尔斯泰传》，（英）艾尔默·莫德著，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第二卷，第877页。

目 录

一部感人至深的道德小说.....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97

第三部..... 365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7章第3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8章第7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迦福音》第6章第40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①

—

尽管人们成几十万地聚集在一方不大的土地，千方百计地践踏他们栖身的净土，尽管他们抛掷乱石让土地寸草不生，尽管他们剪除了一切破土而出的嫩草，弄得煤炭和石油的烟雾弥漫，尽管他们把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春天毕竟是春天，也来到了这个城市。阳光和煦，青草向荣，无论是在青草尚未锄绝的地方，或街心花园的草坪上，甚至是石板路的夹缝中间，到处都是绿色；白桦、杨树、稠李长出了黏附而芳香的叶子，椴树则绽开了它的幼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正逢春筑巢，欢欣雀跃；连被阳光照暖的苍蝇也在墙面儿嗡嗡地飞舞。无论是草木、飞禽、昆虫或孩子，都欣欣向荣。而人们——那些城府深重的人们却在不断地欺骗自己，折磨自己，而

① 以上引文皆出自《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南京版。

且也欺骗别人，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意盎然的清晨，不是赐予悠悠众生的福祉的神的世界的美丽，即使人趋于宁静、和谐和爱情的美丽；神圣而重要的竟是他们自己百般钻营以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

在省监狱的办公室里，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春天赐予所有的动物和人们的温馨与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头天晚上收到的一份编有号码、盖着官印并注明案情的公文，公文要求今天，即4月28日上午9时前，务须将三名收监待审的案犯——两女一男，提交法庭。在两个女人中，一个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根据那份指令，一个男看守于4月28日上午8时走进了妇女监房又暗又臭的走廊。跟随其后，一个女人走进走廊，面容疲惫，一头鬈曲的花白头发，身穿袖子镶着金银边饰的短衫，腰系一条蓝色滚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来提玛丝洛娃吗？”她问，一面随当值的看守向走廊上的一扇牢门走去。

铁锁哗唧一声，牢门被打开了，忽地一股臭气，比走廊里的还臭，涌出门扇，看守喊道：

“玛丝洛娃，提审！”于是又关上门，等着。

甚至在监狱的院子里也能感到被风吹进城里的野外的清新空气。然而在走廊里，那含有伤寒病菌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任何一个刚到这儿来的人一闻到那粪便、焦油和腐物的气味，便会感到萎靡不振，忧郁寡安。就连已经闻惯恶劣空气的女看守刚从院子里走进来也感到了这一点。一走进走廊，她忽然感到疲倦，并且直想睡觉。

听得见牢房里一片忙乱：有女人的说话声和赤脚走动的声响。

“麻利点，玛丝洛娃，我说你在那儿磨蹭什么呀！”那个老看守朝着牢房的门喊道。

两分钟后从牢门里健步走出一个年轻的女人，猛一转身，站在看守身旁；她身材不高，胸脯丰满，穿一身白色衣裙，外罩灰色的大褂。女人的脚上穿一双布袜，布袜上罩着一双囚犯穿的毛皮棉鞋，头上系一条白色的三角巾，头巾下面分明是故意留出了几缕鬈曲

的黑发。女人的脸色煞白，跟被长期囚禁的人们脸色一样，令人想起地窖里土豆的幼芽。她那双不大的宽手以及从大褂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苍白的脸色的衬托下，有一双乌黑闪亮，虽略显浮肿却炯炯有神的眼睛，其中一只眸子略带睥睨的神情。她挺起丰满的胸脯，端端地站在那里。来到走廊，她微微仰起头，目光盯着看守，准备照办要求她做的一切。就在看守准备锁门的时候，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后探出她那苍白而严厉的皱脸。老太婆刚刚想跟玛丝洛娃说点什么。可是看守关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于是那脑袋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对着门上装着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门里紧贴窗口，用嘶哑的声音说：

“没啥，多余的不说，一口咬定就行了。”

“就是这么回事呗，还能怎么着。”玛丝洛娃摇摇头说。

“一是一，二是二，”看守长说，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满以自己的话挺俏皮。“跟我走吧！”

小窗口上老太婆露出的那只眼睛不见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迈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条石砌楼梯走下去，经过男犯牢房，这儿比女犯那里更臭更嘈杂，而且每扇牢门上的小窗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然后他们来到办公室，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正站在那里。坐着的文书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押解兵，指指女犯说：“带走吧”。那个兵是下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满脸麻子，他把公文掖进军大衣的翻袖口，微笑着朝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递个眼色，指指女犯。两个兵押着女犯从楼梯下来，朝正门出口走去。

正门上的便门打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便门的门坎儿来到大院，他们走出围墙，然后顺着铺好的马路朝市区走去。

马车夫、小店伙计、厨娘、工人、小吏都停住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还有些人不停地摇头，心想：“哼，我叫你胡折腾，出事儿了吧”。孩子们惊恐地望着女强盗，心想幸亏有兵押着她，她再也无法横行霸道了。一个乡下来的庄稼汉卖完了煤炭，在小饭铺喝完